

2006年 中国武侠小说精选

冯知明 主编

武侠小说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2006年
中国武侠小说精选

冯知明 主编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6 年中国武侠小说精选/冯知明 主编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7.1

ISBN 7-5354-3412-6

I. 2...

II. 冯...

III. 侠义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47133 号

责任编辑:何性松

责任校对:陈 琪

封面设计:徐慧芳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今印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:32.625 插页:3

版次: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609 千字 印数:1—10000 册

定价:36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1. 金陵残梦	杨虚白
28. 千门公子	方白羽
71. 白帝城	红猪侠
162. 第七个故事	月下瓜洲
172. 庖丁之爱	杨 叛
198. 风波恶	李 亮
224. 怒海屠龙	小 柯
266. 春水绝	莫之然
312. 青风夫人	耿 雪
360. 我跟月亮没关系	樱桃青衣
378. 夕颜	沧 月
402. 六罗香	狼小京
405. 石塘夜话	施定柔
412. 目击	霍 香
415. 大漠孤烟直	踏 雪
420. 借红灯（长篇节选）	小 椴
439. 修罗道（长篇节选）	步非烟
486. 我在江湖（长篇节选）	马伯庸

长篇作品存目

506. 剑气书香.....	古 龙
509. 隆庆天下.....	孙 晓
512. 绝 顶.....	时未寒
515. 七夜雪.....	沧 月
518. 编后记.....	编 者

金陵残梦

杨虚白

一、夜泊秦淮

一连十余杵钟鸣之声，悠远噌吰，从报恩寺的漫天灯火中向远方荡漾开去。

数点寒鸦被钟声惊起，嘎嘎鸣了几声，黑夜一般的翅膀扑扇着，在报恩寺美轮美奂的琉璃金身和华彩光影中掠过，随即消失在这巨塔的阴影里。

已近子夜时分，秦淮河上的画船箫鼓终于有些曲倦灯残。仍有少许船只在河面上摇荡着，灯似联珠，传出嘈嘈凌乱的弦管声和咿咿呀呀的歌声。两岸水楼的朱栏竹帘里，不时飘来脂粉腻香，混着河水的腥味，透出繁华淫冶的气息。

吴戈在一艘小船上远远地看着报恩塔耸云的金轮、耀月的华灯，听着河上的丝管，叹了口气。

他已有三四年不曾来南京了。以前每次来，都不能免俗地去报恩寺进香，到秦淮河看灯，并惊诧于这千古名城的雄丽与奢靡。自己的家乡没有这样的夜晚，没有这样脂香四溢的旖旎，那里只有贫穷和宁静。不过这次，他是没有时间细细赏玩了。

小船拐进一个湾口，吴戈下了船。渡头连着一个小巷，巷口狭窄黑暗，十余个身影正在左右逡巡。见吴戈下船，这些人便次第走近，嬉笑呢喃，原来都是些拉客的低级妓女。她们见吴戈衣服敝旧，知道是乡下的穷人，又都叽叽喳喳地散开。

吴戈摇摇头，穿过几条巷子，就看见正站在一座小楼前的项裴。

项裴比吴戈只大几个月。几年不见，他发胖了，虽然保养得很好，依然面如冠玉，但眼角已有不少皱纹，加上这几日来的劳心劳力，显出一丝走近中年人的光景了。他住在一个精致而干净的小楼里。有一个十四五岁的丫环。房中摆设简洁雅致，屏风前有琴，墙上有琵琶，有幅墨竹兰草，还挂着一幅落名高青邱的立轴。吴戈知道，这是舒玉笙的住处。

接过吴戈替他家人捎来的东西，项裴强挤出一笑，道：“他们都还好吧？”

吴戈点头说：“嫂子很好，你岳父上个月中了一次风，现在没事了。阿甬这小东西居然已经能写四五百个字了。”

项裴有些羞惭，遂回到正题：“我已经查过南直隶各个衙门，认了所有的无主女尸，都找不到她。”

吴戈叹道：“今天已是第十五天了吧？按我的经验，最好的结果是她被人贩子拐卖到千里以外；坏的结果，当然是，玉笙已经不在。”

项裴有些浮肿的眼里泛出一丝泪光：“我已经动用了衙门所有的关系，还是找不到上月二十那晚忽然来找玉笙的那个皮条客。这些人往往跟黑道颇有关联，我也有些顾忌，所以才找你来。”说着，他紧握住吴戈的手道，“我知道我跟玉笙在一起你不高兴，可是……你愿意帮我吧？”

吴戈苦笑，心里一阵发苦。见项裴那样，只好安慰他道：“我们认识多少年了？”

项裴嗫嚅道：“总有十二……应该快有十三年了。对，就是那年你被冤枉坐了半年牢，还是我不时偷送些肥肉给你吃呢。”

“当年我们四个，你，我，耿昭，卓燕客。少年时的朋友就是一辈子的朋友。”项裴神思恍惚，似飞回了当年，叹道，“当年咱们四个小城的少年，两文两武，也曾立誓干一番事业，唉，十余年过去……燕客是中过武举的人，如今在淮北也是个成名的侠客；耿昭虽然苦了十年，但去年乡试高中，今年会试中进士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我如今在吏部做幕客，是不指望在科考上再有作了，日后如何，我也不知。当年我俩可比他俩出色，谁知如今倒是你我不如意啊。上次听说你三年前就不做捕快了，我着实吃了一惊。当然那穷捕快不当也罢！我还一直以为你会很有钱呢。”

吴戈淡淡地道：“人各有志，如意与否也只是冷暖自知。你至少比耿昭富裕得多。至于我，”他看着项裴英俊而略微松弛的面孔，长叹一声，“别谈这些了，十余年了，你我都变了。”

二、十年衣素

吴戈和项裴在一个拥挤不堪的赌坊里找到了秃成。

这秃子面目可憎，眼光飘忽不定，油滑无比，什么也不肯说。若不是知道项裴是衙门里的人，只怕早就溜之大吉了。

他看着旁边一桌赌局，敷衍道：“这南京城叫小玉的歌妓没有一百也有五十，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谁啊？”

项裴急道：“但是四五年前有个叫小碗的，两人老是在一起。那个小碗曾红极一时，她串的《琵琶》、《荆钗》可是当年南京的大行情啊。”

那秃成只是摇头不语，一脸不耐烦的样子。吴戈侧身上前，拉开项裴，堆出一脸的笑，道：“成爷不急，慢慢想想就好。说实在的，这南京城里有什么事成爷能不知道呢？”说着拉起秃成的手，顺势塞过一锭五两的银子。

秃成微微一笑，暗自掂了掂，转眼看向吴戈道：“这位爷台倒是位可人，我给你们指个去处。若是惹不起他，趁早罢手算了。”他见吴、项二人不接话，便道，“这位项爷也是同道中人，怎么不知道陆三绝陆三爷？南京城三五百个皮条客，至少有两百得向他缴份子银。莫说一个歌妓，便是十个他也能给你找到。不过，”他笑笑，把银子揣进衣内，道，“莫怪我秃成不提点，见陆爷这点可不够。”

吴戈两人找到陆三绝时，他正在一处茶馆听曲。一个粉敷得面目不清的小女孩正在唱弋腔。吴戈一句也没听明白，却见项裴跟这陆三绝都听得摇头晃脑。项裴一面上前搭讪，一面强笑着评点这女孩的唱腔。陆三绝侧脸看了看两人，只是点点头，并不接茬。项裴早备了一锭十两的银子，便想塞过去，却见陆三绝的面色冷冷的，只能僵在当地。吴戈忙伸手拉开他。

吴戈道：“陆爷，我俩想向您打听一个人。”

陆三绝听得他是外地口音，头也不回，道：“莫烦我听曲。”

项裴连忙想拉开吴戈，却哪里拉得动？吴戈又道：“是个叫舒玉笙的歌妓，大家都叫她小玉，本来已三年不做生意了，十六天前，您手下的人说有个贵客，得罪不起，强请了她去，就此没了消息。”说着吴戈两眼直视陆三绝。

陆三绝转过脸来，他约摸三十七八，眉眼间一股剽悍之色。他眯眼看着吴戈道：“乡巴佬儿，你知道老子是谁？”

“陆爷号称三绝，伏虎拳、鸳鸯腿、走线锤，都名震江湖。南京城大凡勾栏风月之处，无人不敬陆爷三分。”吴戈不卑不亢地道，“所以相信陆爷一定知道小玉的下落。”

陆三绝鼻子里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老爷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狗屁小玉的婊子，你要是再打搅老爷听曲的雅兴，老爷一拳打落你满口牙。”

项裴吓得脸都白了，悄悄道：“吴戈，这些黑道上的人不好惹的。”

吴戈不理他，伸手就把陆三绝的茶杯拿起一饮而尽。陆三绝脸色一变，忽地暴起就是一拳。项裴眼前一花，只见吴戈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个茶壶，接着就见陆三绝的脸已被吴戈用茶壶砸开了花，瓷片和茶水四溅。那唱曲的小女孩吓得一声尖叫，和操琴的师傅一路跑开了。

陆三绝摔倒在地，摇摇头回过神来，一抹脸，满手都是血。他毕竟是久经江湖的泼皮，跳起身一个飞脚，虚晃一招，右腕一抖，拳头大的走线锤便飞将出手。但他眼前一花，脚、锤都打了空，吴戈已经欺近身来；接着他只听到“咔嚓”两声，右腕被吴戈扭断，同时右膝中了一肘，再也站立不起，只怕膝盖骨都已被打碎了。“砰”的一声，脱手而出的走线锤砸穿了对面的墙板，深深陷入墙里。

吴戈拍拍项裴的肩膀，笑道：“陆爷马上就要告诉我们的了。”

陆三绝叫了一个伙计，低声吩咐了几句，那伙计飞也似的跑去了。项裴心中发毛，指指躺在地上的陆三绝，问吴戈：“他叫援兵来怎么办？”

“他不会，他的命现在在我们手上。”吴戈面沉如水，不动声色。

三人两坐一卧等了一个多时辰，陆三绝颇为硬气，脸上满是黄豆大的汗珠，却一直不出声叫痛。那个伙计终于飞奔进来，拿了一个金钗。陆三绝忍痛道：“这个可是那个歌妓的物事？”

吴戈看了看项裴，项裴忙不迭地点头，问：“那她人呢？”

陆三绝道：“是宫虎臣宫爷要的人，不关我事，有本事你找宫爷去。”他看看吴戈和项裴，低声道，“那女子不知怎么没伺候好宫爷，打死后被谎称是麻风病人，烧了。我那伙计贪她的首饰，分得了这个钗子。”

烛火一暗，“噼”地爆了一个灯花。

吴戈拍拍项裴的肩，轻声说：“别喝了，你快醉了。明天我们一起去把玉笙的骨灰埋了。”项裴抬起通红的脸，抹抹泪，喃喃道：“一场春梦，散为土尘。之子归穷泉，重壤永幽隔……”

吴戈看着项裴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心里也满是酸楚，道：“玉笙死得不明不白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报官么？”

项裴摇头道：“害死玉笙的是宫虎臣……这个人……官了私了我们只怕都没有办法……我们如何惹得起他啊？”

吴戈眉头一皱，太阳穴和脖子上的青筋慢慢暴了起来，他低声喝道：“玉笙死得这么惨，这事你不管，我管！”

项裴的脸涨得更红：“宫虎臣是南京一霸，我不过是个文书，你虽然武艺在身，可这里是留都南京，不是山阳县！我是怕……”他见吴戈只是嘿嘿冷笑，顿时酒劲上涌，怒道：“你冷笑什么，为什么这样看我？”

吴戈的酒劲也上来了，讥笑道：“你不过是个求田问舍、胆小如鼠之辈，玉笙看错了你。”

项裴大怒，一把揪住了吴戈的衣襟：“不错，我只是个求田问舍之辈；你呢，你能好到哪里去！当捕快真要能替天行道，惩恶扬善，你怎么又不干了？你有求田问舍的本事吗？你养得活玉笙吗？玉笙当年离开你就是因为她只想找一个求田问舍的人，一个关心她、真心喜欢她的普通人！”

吴戈狠狠地盯着项裴的双眼，项裴毫不示弱地回瞪着。吴戈低吼：“你再说下去！”

项裴大声道：“老子说了又怎么样？你这混蛋，自命清高，说什么不贪功名利禄，全是假的！你有原则，可你连老婆都养不起，有什么本事？不错，你救过玉笙，你挑她不过是因为你觉得自己该有一个老婆。可是你一年到头在外面，家徒四壁，你对玉笙算有交代吗？订了婚又全不把她放在心里，你算什么男子汉？姓吴的你扪心自问一下，你可有一天真心爱过她？你他妈的才最自私！”

吴戈喉结上下滚动，眼角在灯光下一跳一跳，双眼通红似要喷出火来。但隔了一会，他眼光中的怒火一点一点暗淡下来，绷紧了的肌肉渐渐松了下来，又变回了他常有的、那种拼命试图隐藏一切的漠然。

项裴“呸”的一声，向地上啐了一口，松开了吴戈，不屑地道：“去他妈的行侠仗义！”

吴戈缓缓地道：“你就当我没来过吧。以后我也不想见你。”

“你要去哪里？”

“你不用管了，这样对你更安全。”

吴戈扫了一眼怒气未平的项裴，拿了贮着舒玉笙骨灰的坛子，转身离开。到门口，他回头说道：“别忘了，我和玉笙的婚约一直没有机会解除；名义上，我仍是她的丈夫。”

三、九月花黄

宫虎臣的寅园在桃叶渡附近，占地阔大，富贵豪华。吴戈从一个无人的巷子里翻墙跳进园中，然后跟随七八个谈笑着的土人来到一个园子里。园子很大，红红黄黄地开满了菊花。中间的空地上摆了一长桌酒席，坐满了人，名士巨贾、美人歌童一应毕集。吴戈则悄悄挤在外围的侍仆之中。

盐商宫虎臣是这次重阳诗会的主人。他面目清秀，四十余岁，更像个文士。

在南京关于他的传说有很多。他在黑道上久有大名，手下养有数十名死士，最厉害的便是此时侍立其身后的四大金刚。据说这四大金刚本来都是武林中的成名高手，而宫虎臣本人也练过多年武艺，身手不弱。

宫虎臣是出名的残忍，他少年时颇为落魄，发达后报仇，手段令人发指，其中一名仇家竟被他剥了皮后浇盐水活活痛死。但此人偏偏酷爱风雅，常常跟南京的风流文士吟咏唱和。

此时宫虎臣抽得了“四支”韵，知道是旁人故意为之，怕他抽着险韵。他心下思忖，“四支”韵可用之字甚多，成句较易，但要得好句、高人一筹，仍是须费一番心力才好。他凝神沉思，先得两句，提笔在笺上录下：“秋气乍来撩客思，雨声萍迹寂寥时。”他心道，起得不差，这颌联需得用力才好，一时却没有好句。这时旁边一名师爷悄悄递来一张纸，宫虎臣一看，心下大喜，接着便录：“十年衣素江湖近，九月花黄书卷迟。”他心中高兴，后四句便容易续了，飞笔写完八句，将诗笺四下传阅。这时他一抬头，却看见人丛中一个瘦瘦高高的陌生人正死死盯着自己。

宫虎臣一向相信自己的直觉，他知道自己仇人多，所以戒心极重。他一面洋洋自得地接受着那些金陵名士们的谄词，一面低声对身后的侍者道：“把那个瘦高个给我抓到后院去。”

后院也是一个花园，沿廊摆着数十品名菊，金黄的，浅绿的，大红的，深紫的，有一簇簇小巧精神的，更有一蓬蓬如缨络张舞的，吴戈一个也不认得。他被两条大汉挟持着，一柄尖刀架在颈上，一柄分水蛾眉刺抵在后心；尖刀倒还罢了，使蛾眉刺的是个高手，是四大金刚之一。

宫虎臣身边立着三条汉子，大约便是其他的三大金刚。一个矮胖，掌中明晃晃转着三个大铁球；一个赤手，又高又瘦，骨节十分粗大；另一个中等身材，腰间挂着一柄不足两尺长、镶满宝石的爪哇短刀。宫虎臣晃着一把折扇，扇面题着“满谷秋声”。他用扇子点着吴戈道：“你就是打残了陆三绝的那个乡巴佬？”他摇摇头，“你胆子可真不小。只是为了一个婊子？”说着一脸不相信的样子。

“既然你都来了，我就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吧。”他说着，忽然一拳打在吴戈的小腹上。吴戈痛得弓下身去，那蛾眉刺仍然紧抵着他的后心。

宫虎臣又道：“我请那个小玉来，是为了给顾大人和徐四爷接风。顾大人是她的旧相好，呵呵，”他又是一个飞肘，重重地砸在吴戈的脸上，接着说道，“我们都喝多了点，说了些无伤大雅的宫闹笑话。那小婊子竟然想逃开，我就揍了她几拳。”他接着又一脚踢在吴戈的肚子上。吴戈呻吟着趴倒在地，那使蛾眉刺的也跟着跪下，尖刺仍然抵住他。

宫虎臣悠悠叹道：“那小婊子还真是个美人，可惜，身子太弱，不禁打，才几拳几脚就断了气。”他眯起双眼道，“那小娘们唱得真是不错，还会画一手好墨梅，我以前怎么不认得，啧啧，可惜可惜。”说着自顾自地哼起曲来，满脸陶醉之色。他转身便要离去，回头对那使蛾眉刺的道：“这小子也算条好汉，先断了他四肢，我再想想怎么炮制他。”

那人点头，便要动手。就在他蛾眉刺离开吴戈后心的一霎，吴戈忽地从地面弹起，后脑一下撞在那人的面门上。那人的蛾眉刺还没出手，人就如软泥般瘫倒，鼻子被撞得不成形状，如同凹进脸里。吴戈同时一肘打在持尖刀打手的脑门，这人也是哼都不哼便倒下。这时那玩铁球的汉子一声暴喝，三枚铁球一齐飞了过来。吴戈伸手一拉，将那打手挡在身前，只听噗噗噗三声闷响，铁球全打在了这人身上。

吴戈的身形快如飞鸟，腾身扑向宫虎臣。

那矮胖的汉子又是一声大喝，飞身迎上，一拳击向吴戈面门。吴戈不躲不闪，也是一拳，他的手臂要长许多，那汉子忙回手来格。谁知吴戈这一拳是虚招，瞬间化拳为掌，一掌从敌人肘下穿过，砍在他的喉结上。便在这汉子捂脖倒地之时，那个高瘦汉子已经扑上来，一拳打在吴戈的后心，几乎将他打得飞了起来。

吴戈后心一阵剧痛，他顺势一跃，扑向使短刀的那人，同时也化去了部分拳力。那人将短刀连舞起几个刀花，然后一刀刺向吴戈心口。但刀甫出手，他便觉得右肘被人轻轻地一托，刀就刺了个空。这时他双眼一疼，已被吴戈双指插中，眼前一黑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
那高瘦汉子武功最高，这时也是心中大惧，回头对宫虎臣叫道：“宫爷快跑。”同时拳脚齐出，想缠住吴戈。

宫虎臣知道危险，不敢回头，撒腿就跑。吴戈已抢过那柄爪哇刀，他腿长身快，只几步便拦住了还没跑出院子的宫虎臣。那高瘦汉子这时也赶上，一腿飞来，吴戈头也不回，反手一刀，就将那汉子的大腿刺穿，钉在了地上。

宫虎臣一咬牙，折扇中弹出一柄半尺长的尖刀，挺刀便刺吴戈。刀方递进吴戈身前一尺，宫虎臣陡觉得下身一疼，如中雷殛，被吴戈一脚踢中下阴。他噗的一声跪倒在地，面如土灰。这一脚踢中，宫虎臣似乎听到了自己下体爆碎的声音。

吴戈擦了擦脸上的血，回头看看在地上呻吟翻滚的其他五个人，从宫虎臣手中夺过折扇刀，只一勒，一股血嗖地喷了出来，廊边的几盆黄菊被喷得扑簌摇晃，染得斑斑点点。血从菊上一滴一滴地落下。

九月的残阳里，一阵西风吹过，满园黄花被纷纷吹落，纤细的花瓣落在小径上，落在河里，落在血迹斑驳的地上，渐渐铺满。

四、滋兰九畹

秦淮河水静静地流着。斜阳贪婪地铺满了整个水面，化身成千万只橙红闪耀的小手，仿佛要打捞或是挽留这河水里不停流逝的纪念。

晡时已过，河上舟船不多，只有几艘游船划过时，桨声欸乃，像是预告着喧闹的秦淮夜即将到来。河两岸环集着歌楼画舫，这些房舍，人称秦淮河房。河房多建成水楼，外有露台，可以赏河景，坐看画船，卧听箫鼓。

此时一座河房的露台上，一个白衣女子正慵懒地倚着朱栏，裹着一张薄毯，几乎没有化妆，意态萧索，神情淡漠地看着水面，又仿佛怔怔地听着檐上叮叮的铁马相击声。虽然浴在斜阳里，但西风吹来，仍是寒意料峭，她不禁咳了几声，用手牵了牵薄毯，似仍不想起身。

这女子年约二十四五，在秦淮河，早过了五陵年少争缠头的年龄了；但她眉眼间那种不经意的寂寞和沧桑，楚楚谀谀，不似二月怒放的鲜花，却像远方的一抹孤云。满河画舫上随处可见的那些莺莺燕燕，没有这种风韵。

这女子看着水面，忽然看见一个瘦瘦的身影，笔直地立在一条小艇上慢慢驶近，逆着阳光，面目都在阴影里，斜阳把他的身影拉得很长，而那人便如一座碑。

她心里一跳。看见那船靠了岸，那人走近了这座河房，又听到了问路的声音。过了一会儿，身后的珠帘一响，她回过头来，隔了五年多，又看见了吴戈。

他似乎没有什么变化，仍然瘦削，仍然站得笔直，仍然衣衫破旧，满襟风尘，甚至还有血痕。但细看来，他当然变了。脸上多了棱角，眉目间不再有少年时的飞扬，和自己一样，只是落寞与孤寂。他脸上、身上还带着伤，就像当年初见时一样。

虞晚兰呀的一声，霍地站起，问：“你怎么找到我的？”声音中掩饰不住那份惊喜。

吴戈看见她，心里也很高兴，但在虞晚兰面前，他一向手足无措。吴戈由着她拉着自己的手回到屋内，想了一下，才道：“我本来是来找玉笙的，你知道她的事吗？”

虞晚兰看了吴戈一眼，松了手，方才的惊喜冷了下来，她淡淡地道：“原来你是来找她的。我也有三年多没见过她了，她还好吧？还有你呢？做到总捕头了吧？还是这次升官升到南京来了？”

她见吴戈低沉着脸，知道自己一张口就尖刻伤人，可每次她忍不住还是要这样说。她细长的眉毛轻轻一挑，继续道：“玉笙她现在被你的朋友项裴养着，你

知道吧？”

听着虞晚兰刻薄的话语，吴戈慢慢也恢复了平日的面色，冷静地道：“玉笙出事了，她已经死了。”

虞晚兰惊呼一声，心里又是难受，又是后悔，也为自己的话而惭愧。她和舒玉笙五六岁时就在一起，都是被她们养父买来的“瘦马”。

扬州人旧时多买贫家幼女，教以琴棋书画歌舞，长大后卖给富家做婢妾以获利，名曰瘦马。她们俩这十余年来真是相依为命。想到旧时的岁月，虞晚兰再也忍不住，泣不成声。

吴戈不知道如何安慰她才好，大致说了事情缘由后，等她平静下来，才又道：“我不知道这事是否已了。但为安全起见，我想劝你和项裴都躲一阵子。我已经跟项裴说了，他这几日就告假回山阳。”

虞晚兰擦了擦泪，低头想了一会，摇摇头说：“三年前玉笙告诉我她不再当歌妓了，她跟了项裴。项裴不但身家殷实，人也英俊，又擅风雅，是玉笙的良配。虽然她也知道项家不会轻易让她进门，但不管怎样，总是有了个好的归宿。当时我就想，我年纪也大了，也没人捧了，不如退步抽身。这三年，我就躲在这里，我不缺钱，只想像玉笙一样，找个疼我爱我的人。江湖上这些事，我既与之无关，也就不必躲它。再说，我也是无家可归的人，你让我躲到哪里去？”

吴戈犹豫着道：“我在山阳县有个朋友，耿昭，你可以在他家躲一阵。其实项裴家也行。”

虞晚兰冷笑一声：“我跟他们又不熟，为什么要躲到他们家？”她为人一向如冰似霜，从不留情面，冷冷地道，“你也不用假惺惺，玉笙已死，我倒愿意陪她去。”

吴戈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这样吧，我看能不能留下来一阵，我会保护你的。”

虞晚兰眉毛一扬，道：“我不要你保护。如果命中如此，你救得了我吗？”她扭过头去，眼泪汹涌而出。

五、旧时月色

“不错，八年前你救了我与玉笙。可是，救与不救有何区别？我们当时如果被那些恶人抓走，不过也是侍候那些肮脏猥琐的男人，和现在又有什么不同！如果当时就死了，岂不干净？你还不如不救我更好！”

八年前那件事是轰动一时的大案。一伙骗徒联合海盗以选秀女为名，前后骗了数十名少女要运出海。当时虞晚兰和舒玉笙是山阳县最出名的美女，她们的养

父贪财，也被骗了。吴戈当时一个人，一口刀，身中数枪，斩杀了九名海盗，救回了他们三人和其他少女。在请官府送走其他少女后，吴戈带伤奔波数百里将他们三人送回了山阳县。当他们回到县城之时，围观的人成千上万，吴戈当时真是风光无限。那养父为了报答吴戈的救命之恩，加上知县大人主媒，许他在虞晚兰和舒玉笙中挑一个为妻。他挑了舒玉笙，因为舒玉笙没有虞晚兰那么美。他那时年轻，并不懂女人的心事。他们订了婚，下了聘，可是两年后，就在结婚的前夕，舒玉笙走了，去了南京，和虞晚兰一样，做了歌妓。

他五年前曾进京找过她，也见到了虞晚兰。她俩那时正红得不得了，没有十两五两银子，想见她们一面都难。吴戈当时还做着他的捕快，和现在一样穷，而舒玉笙请他喝的都是要卖四两银子一斤的日铸雪芽茶。那一次，她俩倚着朱栏，拨弄着琵琶，轻轻唱着吴戈听不懂的曲子，衣衫飘动，如同仙子。而吴戈只是远远地看着，一口气喝了七大碗茶，悄悄地回去了。

天色黑了下来，窗外的秦淮河却渐渐热闹起来。月亮如一枚玉梳，静静躺在天上，俯瞰着下界的众生。虞晚兰渐渐止了泪，说：“我知道当年你为什么没有挑我而选了玉笙。咱们共过生死的，我知道你，当时我就猜到你会选玉笙。”她神情有些飘忽，仿佛回到了当年。

“你那时枪伤发作，烧得神志不清。我和玉笙用冷水擦你的身子，却只听到你嘴里不停念着一个女人的名字，我和玉笙就都知道，你眼里根本没有我们，你救我们只是因为你职责所在，你心里早就有了人。你答应县令娶我们中的一个，不过是因为那个人你可望不可及，而你又觉得确实该娶妻了。玉笙不像我，她又温柔又随和，她会有不切实际的希望；而我，总是那么咄咄逼人，总是看到事情后面的丑恶。所以虽然别人都为你选玉笙而吃惊，我却一点也不意外。

“可是，我还是恨死你了。你这个虚伪的家伙，自以为是，自以为高尚伟大，却是个又自卑又骄傲的混蛋。你不为自己活着，可别人要！你算是毁了玉笙的一生。我们那时候还都是清清白白的，她还以为能跟你白头偕老，她偷偷告诉我，她要好好对你，要让你忘了那个人。可是她后来跟我说，她从来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的心里根本没有她。要知道，玉笙她不是一个物件，她是个人！”

“我呢，你救了我，不过是从一个火坑到另一个火坑。我被养父卖到这里。不错，我才十六岁就红遍了整个南京城。我是风光过。可那又如何？这里的勋戚显要比秦淮河里的烂鱼还多，谁不是对我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？当年看到我又风光又自在，玉笙才会跑来找我，其实后来还是后悔不该入这行，所以才会跟了项裴。我知道，老婆跑了你很没面子。但玉笙跟我说过，虽然后悔做了歌妓，但离开你，她不后悔。”

吴戈听着，坚石一般的心早已被砸得粉碎，旧时的疮疤又被一一撕裂。但他一向是这样，越是痛苦他越要忍。所以，他只是听着，承受着，继续不动声色，任心中的惊涛骇浪把旧日的苦楚再揉碎百遍。

虞晚兰说得对，他心里确曾有个可望不可及的身影。当年他只是想从梦幻回到现实中来，才会选了姿色才艺都稍逊的舒玉笙。他只是想找个妻子老老实实过日子，他知道自己一穷至此，就算是小户人家的女子，他也付不起聘礼娶不起。这样的机会对他而言，已属奢侈。然而他错了，自己固然做不到不再梦想，舒玉笙也做不到跟他当一辈子贫贱夫妻。他山阳县那个黑暗肮脏的屋子实在容不下玉笙那样善画兰竹墨梅，会唱弋腔吴歌的女子。

当年他曾是山阳县万人瞩目的英雄和美人于归的幸运儿，项裴、卓燕客他们曾经多么忌妒，他自己也曾多么自得；可是无论英雄美人，豪情过后，都还是要锱铢必较地过日子。最终，他还是一个人孑然独行，伤痕累累。而且连朋友也失去了。

吴戈沉默了片刻，说道：“如果我死了，请你替我把玉笙的骨灰还给项裴。他比我更有资格。”

至少项裴给她带来了三年欢乐的时光。吴戈知道自己没有办法给她带来这些。

看着吴戈离去的身影，虞晚兰忽然发现吴戈一向笔直的脊梁竟有些佝偻。她知道虽然事隔多年，这一刻，自己的心仍然一下子又碎了。

她忽然跑过去，从背后紧紧抱住了吴戈，流泪说：“你不要走，你也不要死。”

吴戈感到贴在自己后背的温暖身体，还有她温暖的泪，浸过衣衫，穿过肌肤骨骼，一瞬间包围了他的心。

六、千帆过尽

礼部主事顾徵顾千帆吩咐轿夫跟着徐仁茂的小轿，心里有些责怪徐仁茂的鲁莽，但也有几分惊喜。他这次赴南京公干数月，真是如蒙大赦。虽然从宣德年间起，“北京行在”实际已经是京师，但直到几年前，朝廷才正式将京师迁回北京，他也于三年前调任北京。北京乃苦寒之地，哪里比得上南京的繁华安乐！顾徵是个风流之人，自少时起便在秦淮苏扬的风月中泡大，加上家人仍在南京，这三年在京，可把他憋得不行。所以他虽然不太愿意跟徐家走得太近，但徐仁茂拉他出来狎妓，他半推半就地跟来了。

两人换乘了徐家的画舫，顾徵看着船上华贵而俗气的摆设，暗自摇头。徐仁茂徐二爷只是个帮闲的，他四弟徐仁秀却是得罪不得。徐仁秀本是舟山的一个船户，后来暴富，成了一个大船主，自浙闽到两粤，从麻刺加到日本，他的船队都

能通行无阻。本来大明朝一直有禁海令，片板不许下海，贸易货殖也一样全部禁止。但数十年来民间互市走私一直禁而不绝，徐仁秀发家本来就是靠舟山海上卫所官员的扶植。他的船队规模越来越大，甚至常常替南洋一些小国代理“勘合”的朝贡。朝贡本就是那些属国跟大明的贸易，不过是以物易物，而徐仁秀更打通了各部关节借朝贡夹带货物走私。顾徵是个从四品的京官，但因为在礼部受理朝贡的事宜，前后也收了徐仁秀三四千两银子。

说实话，同是商人，他宁可跟宫虎臣交往，毕竟宫是徽商出身，自小读书的。而徐仁秀只是一暴发户。深一层的原因，宫毕竟害怕官府，而徐仁秀，骨子里并不把这些官员放在眼里。他上到京师的司礼大太监和内阁大学士，下到沿海卫所的指挥，都走得通关节。有一次酒醉，这位徐四爷眯着眼道：“朝廷若要查我，我可不会像当年的沈万三任人宰割。我进可以银子使到皇上枕头边，退可以跑到海岛或者南洋，学虬髯客自立为王也不足为奇。”吓得顾和在场的几名官员汗如雨下。

徐仁茂可不同，完全是个富贵闲人，只知风月。顾徵虽嫌他粗鄙，但三年不来秦淮，徐仁茂倒可成为他的向导。不过想起半月前那事，顾徵不但心惊肉跳，也颇为不安。那个舒玉笙数年前他就熟识，很是喜欢。那日宫虎臣和徐仁秀喝得多了，言及宫中一些机密之事。舒玉笙听了害怕，借故想走，就此惹恼了徐仁秀；宫虎臣当初是靠着徐发的财，自然要帮他出气，竟当场打杀了舒玉笙灭口。顾徵想着有些心寒，所喜徐仁茂是个草包，此次倒不须担心这么多。

画舫划到一座河房前停了下来。河房的露台上，一个淡妆女子正倚栏眺望，口中轻轻吟唱，细细一听，却是时人临川聂大年的《卜算子》：“杨柳小蛮腰，惯逐东风舞。学得琵琶出教坊，不是商人妇。忙整玉搔头，春笋纤纤露。老却江南杜牧之，懒为秋娘赋。”顾徵眼中看着，耳中听着，身子都酥了大半，不由得大为倾倒。

却听徐仁茂道：“千帆先生您是识途老马了，不比我们这些暴发户。您认一认，这女子可是五六年前红遍南京的虞晚兰？”

顾徵喃喃道：“除了她谁还有这等风度？二爷那时还不常在南京坊间混，你可知这虞晚兰当年人比冷月还清，比孤梅还傲，矜言寡笑，不近俗子，不媚富商贵胄，色艺双绝，独冠群芳。你听她方才这曲，真是如孤云出岫……听说她几年前要守身从良，从此无人知道下落。还是二爷有手段，居然找得她来。”

徐仁茂笑道：“你道我真是与你来狎妓？南京城昨日发生那么大的事，顾大人真的不知？我们查得，是一个曾在山阳县做过捕快的姓吴的人，单枪匹马在宫虎臣府上杀了他。这事与半月前那死了的歌妓有关。本来姓宫的死了也罢了，你知道我四弟是个谨慎的人，他便要我查查。你可知这姓吴的下落，还要从这虞晚